



## 路遥今年六十五

——读《路遥传》

□ 黑天辉

路遥是当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位作家,他的作品曾经真诚而热切地感染过好几代人。尤其是《平凡的世界》,被陈忠实评价为“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”,激励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奋发图强,自强不息,可以称得上是那个年代最经典的励志书。

路遥出生于1949年12月,如果活到现在的话,刚好六十五岁了。只可惜,英年早逝的他,已经去世二十二年。今年是路遥诞辰六十五周年,路遥的作品至今仍久畅不衰,像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人生》等作品至今仍占据各大图书网站的畅销书排行榜,而路遥,却渐渐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,其人,其事,那些年,可惜已少有人问津。而他的好友,号称他的追随者的厚夫恰逢其时带来了他的纪念路遥的作品《路遥传》: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》,让查如黄鹤的路遥穿云破月而来,踏着厚重的黄土,重新来到我们这“平凡的世界”里。

厚夫不仅是路遥生前的忘年交,还是路遥文学馆的馆长,所以比较有话语权和说服力。他的述说娓娓道来,让我们重新走近那个黄土高原汉子,看他孤独地凝望黄土地,寂寞地抽着烟,眉头紧锁地思索着人物走向,忽然就下笔千言,堪如平原走马。还有见朋友时爽朗开怀地笑,真诚而透明。路遥虽然去了,仍活在人们的记忆里。厚夫和路遥是延川县中学的校友。至今,仍有许多老师对路遥的事情如数家珍,他们称路遥为“我们的路遥”,语气里带着无限骄傲:“路遥在这个窑洞里住过”,好像路遥从没离开过从没走远一样。

《路遥传》描写的是路遥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,从名不见经传到声名鹊起,再到后来的自我突破。路遥所走的每一步道路,都连着脚下的黄土地。当年,文坛“唯洋是举”,貌似时尚时髦实则轻佻轻飘,而路遥嘲笑他们,坚定自己。“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,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。”“土得掉渣”的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成功,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论断,所谓“民族的才是世界的”,离开了自己本民族的东西,只能像邯郸学步,最后会爬着回来。

“路遥是累死的。”厚夫心疼无比而又惋惜地断言。路遥是文学道路上的“苦行僧”,在磨砺自己精神的同时,也摧残了自己的身体。这种毁灭式的写作促使三百万字的文学巨著问世,也使得路遥这颗恒星异常耀眼,可是加速地焚烧也让我们可敬而可爱的作家过早地离我们远去,不知道这是路遥的幸运还是路遥的悲哀?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我们的悲哀?痛惜之余也要告诫后来者,这不是健康的写作方式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必将成为“永恒的经典”,而路遥也必将不朽,这是厚夫的论断。我们相信这论断,《平凡的世界》恢宏的气势,史诗般的品格,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巨大体现,而路遥,其厚重的气度,超越生命的写作,让我们看到,他是如何伟大而耀眼!

## 介休文学之旅

□ 何春华

从镇江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时,正是傍晚。

苍苍夜色中,列车出江苏,经安徽,过山东,穿河北,翌日午后时分抵达山西太原。再从太原转车至介休,其间路过平遥。近二十个小时的旅程,我并未觉得疲惫,随身带了一本《散文世界》,一路上有书为伴,仿佛是乘坐了“一个人的火车”。大多时间在车上看书,累了,躺在铺上睡觉;醒了,再看书;饿了,泡方便面充饥。

山西是产煤大省,介休有汾西矿业集团,下属三十多家煤矿,有职工和家属二十万人。我从小就对煤矿工人怀有敬意,他们在地表深处采煤,给人类送去的是光明和温暖。到介休,是应了那里朋友的邀约,去参加一次文学活动。在当下这个时代,介休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,写诗歌、写散文、写小说,坚守着心中的理想和信念。他们当中,有很多人就是煤矿工人的后代,抑或有人还在井下从事采煤工作。为此,我很愿意去和他们进行文学交流,亦从他们身上得到力量。

在介休,我们受到了热忱的接待,《散文世界》的执行主编苏伟为当地的文友作了一场《文学点燃心灯》的讲座,并为作者当场点评作品,面对面交流。我得到一本《汾西文艺》,虽是一份内部刊物,但艾叶的《不容选择》、葛平的《永远的秋水》、李毅的《文革之痛》等读后都留下深刻印象。我一直以为,一份好的文学期刊,每期能有几篇打动人心的作品就不错了。文学刊物谈级别,实在是一种大谬误。

介休属晋中地区。战国时期是晋国的疆域,留下了介子推割臂削肉的传说。当年秦国占领了晋国,晋国大臣介子推护卫着公子重耳逃走。一天,重耳肚子饿得实在走不动了,闭着眼睛坐在树下休息,自叹命运多舛。忽然,介子推不知从何处捧来了一钵子肉,重耳饥肠辘辘,接过来吃得一千二净,吃完后问介子推,方知是介子推用自己手臂上剃下的肉炖煨而成,重耳听后感动得泪流满面。重耳后来返回晋国当了国君,大夫跟随他的人都封官晋爵,却一度忘了介子推。后来,重耳突然想起,得知介子推已到绵山深处隐居,在家侍奉老母。重耳多次打发人来邀其出山做官,介子推始终不为所动。重耳便下令烧山想逼介子推母子出山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,可并未见介子推母子逃走。逐一搜寻后,才在一棵烧枯的大树下,发现两具互相拥抱的尸体。重耳见状,痛哭不已,便把介子推母子厚葬于绵山。

绵山,曾长久地在我心头萦绕,我们东乡的盩山,和绵山就有着不解的渊源。

盩山虽然不高,但一个“盩”字却令人神思悠悠。传说此山原名为瑞山,秦始皇当年南巡至此,发现山上有瑞气,怕出圣人来夺他的江山,便将“瑞”字的“王”旁去掉,外加一个“口”字,意为困住瑞气而不出。这个字便是“盩”字,从此瑞山改名为盩山,一直沿用至今,且为盩山独有。每年清明节的第二天,是盩山的黄明节,镇江东乡大江南北、方圆几十里外的人都要赶来登山,山上山下,人山人海,场面蔚为壮观。传说黄明节这一天,人们要登上山顶,西望绵山,遥祭晋国重臣介子推。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,这一习俗虽然曾被当作“四旧”破除,然每年到了这天,来此登山的人依然蜂拥而至。介休朋友听说此事,也啧啧称奇。

临别前的晚餐,大家围坐一桌,畅谈文学,畅叙友情,其乐融融,氛围像酒一样的浓烈、香甜,直到夜阑方散。这是一次多好的旅行啊,这是一次文学之旅、友谊之旅,难以忘怀!

我不由想起郑板桥对联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”,这些绿意婆娑的扁豆藤叶和肆意的花儿,竟将这寒冷的冬天渲染得如此浓烈。

一

冬日的清晨,寒风刺骨,我顶着一钩弦月、几粒残星,一脚踏进南山,把城市的灯火远远地甩在身后。

空山幽幽,我独享着这份宁静。转过枣林水库,沿着一条正在修建中的翻越高崇寺的山间小路向上走,能见度几乎不足20米,峰峦和丛林影影绰绰,看不真切。不时有枯叶飘落,路边的银杏只剩下沧桑、破败的枝条。脚下积满落叶,叶上一层薄霜,踩上去软软的有些湿滑。走近高崇寺,山门紧闭,显得有些落寞,也许受南山北人口建设影响,少了往日里熙熙攘攘的香客、袅袅的香火、悠远的钟声和经声。天渐渐亮起来,我揉揉冻僵的耳朵,沿着前方的水泥路缓缓下行,走近残月湖,湖畔的农舍荡然无存,只剩下一片残砖碎瓦,满地尘土。

记得去年与妻子散步的时候,曾在农家买过鸭蛋,农妇说她养的鸭子散放在残月湖和这一片树林里,鸭子吃的是水里的小鱼和树林里的蚯蚓、虫子,鸭蛋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呢。除了鸭子,对面的树林里圈养着数百只草鸡,散放着几十只山羊;屋前还有几个烧烤摊,三三两两的游客在此休憩。可如今唯一的一泓湖水,清冷无声。

转入施工中的南山北入口,一抹朝霞从迎面的观音山、

夹上空映出,缠绵绵似一条长长的飘带。环绕着雁栖湖,新建了一楼、一亭、一岛、二桥、三亲水台,以及大型广场和大片的绿地,亭台楼阁倒映在清澈的湖面,细密的白霜在草地上泛着晶莹的光芒。穿过满是泥泞的工地,走近湖边,芦花似雪,在微风中摇曳多姿。猛然发现一棵不知名的植物倔强挺立在水边,干枯的枝干上竟挂着四五粒野果,历经风霜,分外鲜红;枝条的末梢毅然决然地撑开三、四片绿叶。我心头一热,叹服这小小植物对生命的执著。

二

经常去华铝洗车,店门前有一小花园,大约10多个平方米,我喜欢等车的时候进去逛逛。说是花园,其实就是一棵橘子树,挂着绿中泛黄的果;两三丛美人蕉,顶上开满红色或黄色的花;几株金桂,花开时分,满园芬芳,还有大蓬大蓬的凤仙花。记得小时候,老家院落里大都种植着许多凤仙花,更有人家沿着院墙栽出长长密密的一排,镶成一道绚丽的“花篱”。入秋后,经常有爱美的邻家女孩采下带露的红色花朵,放在碗里加一点点明矾捣成汁,涂在手指甲上,红艳艳的,可爱极了。其实花园也是个小菜园,两三垄时令蔬菜,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青菜、菠菜不一而足;



悦之悦图

雪还在下,细碎而密集的雪

## 家访

□ 孙建平

师范毕业后,我回到家乡,在镇上的一所中学做教师。在那里,我教了10年语文,也做了10年的班主任。

那时做班主任,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家访。上世纪80年代,通讯工具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,没有电话,没有网络,教师和学生家庭的联系,基本就靠教师的家访。那时的乡镇中学不像今天这样集中在镇子上,每个公社下面的村子里也会有许多的初中甚至高中。镇上的学校,学生就大多分布在镇子的周围。

按照学校的要求,作为班主任,班上的每个学生家庭都必须家访到。现在想来,那时的家访,除了学校的要求外,更多的好像是教师的自觉。家访,本就是教师工作内容的一部分,

地从龙身上滑落,我们窥见雪下的游龙华贵的金色,隐约知晓它的高贵身份。

我们知道龙的愿望是在天空中自由嬉戏,我们同时还知道龙并不存在。那么,龙的愿望其实也并不存在,龙和龙的愿望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。而画面右上角的那只飞鸟却是现实之物,它的身影纤

飞,在不一样的空间

小得几乎淹没在茫茫雪雾中,但它确实以凌空姿态从远处飞来,它轻易实现了高贵的金龙

的愿望。在画面的正中,建筑庄重繁复的结构和装饰体现了它高贵身份的同时也衬托出天

空一隅的飞鸟的纤小。飞翔而来的小鸟也许是来寻求建筑的庇护,而飞不走的金龙却被赋予了守护建筑的使命。在空中飞,从眼眸中过,鸟儿的飞翔具体而短暂,充满感性的生动;金龙的飞翔神秘而长久,承载着太多虔诚的期许。承载太多就不能在现实中飞翔,作为图腾的金龙印在我们的血脉里,只能、但永远,在心中飞翔。

(唐悦之/文 李少白/图)

# 满架寒风满地霜

□ 夏兴政

四五架丝瓜,绿茸茸的瓜、黄黄的花。入秋时,瓜架爬满了牵牛花,张着火红色或蓝紫色的喇叭,令人目不暇接。

在这个寒冬的早晨,我再去,小花园里,经霜的青菜、菠菜、茼蒿依然绿意盎然,满目葱茏,然而那些美人蕉、凤仙花、牵牛花、丝瓜花早已失了踪迹,树枝上、瓜架上只剩下枯萎的藤蔓、败叶在寒风中摇荡。走进小花园,不经意间,透过枝叶,一根老丝瓜悬挂下来,黄褐色的瓜瓤里夹杂着几粒黑黑的籽,寒风刮过,瓜籽撞击着瓜瓤发出轻微的有些沉闷的“嘟嘟”声,仿佛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。瓜架上枯枝败叶间残存着一些颗粒饱满的牵牛花种子,我摘下一把,放在手心里轻轻揉搓,拂去果皮,一粒粒油黑闪亮如芝麻般不规则的种子便赫然在目。我想把它们种在花盆里,那样明年我家窗台上定然又是一片姹紫嫣红了。

三

母亲来电,说父亲这段时间经常心口疼,要不要去医院看看。母亲一直惯着父亲,只要一点点毛病就会六神无主,打起电话来都带着哭腔,仿佛天塌了一般。每每带去医院一检查,都没啥大问题,吃点药、挂点水也就痊愈了。于是,每次我都叮嘱她不要急、不要哭,有事慢慢说,天塌不下来。这次又说

得非常严重,我半信半疑,仍然冒着严寒下乡把他们接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,老爷子有心脏病、冠心病、心绞痛,必须住院做心脏造影,如果血管堵塞严重,可能要安放支架。我这才意识到父亲的病有些麻烦,匆匆办好住院手续。

约好周三做造影,我和妻子早早赶到医院。虽是微创手术,父亲仍很紧张,脸色酱紫。母亲在一旁帮父亲拆袖口,却慌慌张张地怎么也拆不好。妻子一边接过母亲手里的活,一边宽慰父亲微创手术只是在膀子动脉上开个口子,很简单的。父亲听了,情绪稍稍有点缓解。到了约定时间,我们把父亲一直送进手术室。目送着病床上的父亲一点点在眼前消失,手术室的门一点点地合拢起来,我的心不自觉地紧张起来,感觉空气都凝固着。

半个小时过去,医生让我进去看影像图,我第一次走进手术室,隔着玻璃,看着父亲孤独地躺在高高的手术台上,蓝色的手术布盖着身体,只露出脸,台子上方的显示屏演着心脏枝枝蔓蔓的血管影像。医生指着屏幕告诉我两个主要血管堵塞严重,必须安放支架,否则一旦完全堵塞会造成心肌梗塞或中风。我忽然想起那根寒风中摇荡着的干枯的老丝瓜,毫不犹豫地把手术单上

签了字。

手术很成功。再见到父亲时已是监护室了。之后我每天穿梭在寒风霜冻之中,忙忙碌碌地送餐、探视。出院前,我请医生特地关照他坚决戒除烟酒。父亲一直爱酒,年轻时在大队驾驶帆船灌溉农田,吃遍了百丈圩里村村落落。后来他又在各生产队修柴油机,更是经常大醉而归。有时被徒弟们架回来,有时我和母亲打着手电沿路寻找,醉醺醺的父亲要么东倒西歪、脚步踉跄地蹒跚着,要么浑身沾满泥土瘫坐在地上。现在虽然年岁已高,仍不改贪杯毛病。我们关照母亲管束,可母亲宠着他,背着我们偷偷喝酒。这次,医生严肃地告诫他,现在终于安闲下来。如果再喝,连累心脏,浪费钱不说,搞不好会要命的。父亲发誓再不碰酒。

寒风凛冽,我送父母回乡休养。安顿好父母,一个人走出祖屋,来时匆忙,顾不上仔细打量,现在终于安闲下来。忽然发现祖屋后院、邻家的院墙爬满了酱红色的秋扁豆。一株株傲然直立的扁豆藤上,果实累累,花红似火,璀璨夺目。我不由想起郑板桥对联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”,这些绿意婆娑的扁豆藤叶和肆意的花儿,竟将这寒冷的冬天渲染得如此浓烈。

## 总书记来到世业洲

□ 陈宏贵

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2月13日视察江苏,来到丹徒区世业镇,与群众拉家常。

那天,宁静的十里长山,扬起双臂随风起舞,那天,平静的扬子江,亮起歌喉激情欢唱。那天,天特别蓝,那天,水特别清,长江中的江岛——世业洲,人人洋溢着喜悦的笑脸,欢迎总书记来到了咱水乡

他走进卫生院,走进田头、大棚、村民家。他询问看病方便不方便,询问医疗费用贵不贵,询问草莓、橘子价格产量,询问投入产出,询问水果生长情况……

村道两旁聚集很多农民,喜笑颜开地向总书记问好,总书记热情地同村民们握手,频频向村民们挥手致意。

总书记在人民群众中间,平易近人谈吐诙谐幽默。句句话儿语重心长,心上牵挂的是农村全面小康。总书记的每句话,还久久在我们耳边回荡……

小小江岛天地大,总书记来到这里做客拉家常,勾勒出五彩缤纷小康蓝图,一扫贫困闭塞的千古忧伤,可爱的世业明天更加灿烂。

较远,一个周末,我惦记着这个学生的情况,就骑车去这个学生家家访,得到家里,遇到这个学生的母亲和哥哥,学生本人却不在家。我和学生的母亲和哥哥交流,希望这个学生能够尽快回到学校读书。回家的路上,我又碰到了这个学生,怜惜之余,又和她有了一些交流。这个情景,我一直记着。

那时家访,也有家长请吃饭的。有一位学生,她的父亲也是教师,我们本就相熟,一次约我去家里吃饭,我就去了。这位学生家住盩山脚下,是典型江南农村民居,几进深的老屋。那是一个冬夜,外面寒风凛冽,室内却热气蒸腾。明亮的电灯下面,学生的母亲在大灶上炒菜,我和学生的父亲以及学生相向而坐,聊些工作和生活,还有孩子的学习情况。至今想来,那份温馨,还有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殷殷之情,都很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,以及教育工作对于一个学生明天的意义。